

学车记

□黄争荣

去年,是我的本命年,我学会了开车。

没学车前,我不羡慕那些会开车的人,也不觉得自己出行有多少不方便。车改前,学院有班车;车改后,上下班坐妻子的车,有时搭乘同事的车。而在本镇,我开电瓶车,去外镇则坐公交车,或者妻子开车接送。没学车前,妻子曾开玩笑说,“我要当你一辈子的司机”。女儿说,“人到中年还不会开车不难为情吗?”岳母说,“自己学会了开车,很便当,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”

就在寒假,我下定决心报名学自动挡车。妻子立马帮我找了亭林教导基地的张教练。我称他张师傅,小我十几岁,身材中等而清瘦,皮肤有点黑。他开车先带我去基地缴了费,再去公共卫生中心体检。顺利通过后,我就开始自己的“学车之旅”了。

我根据张师傅的要求,先在手机中下载了交管12123软件,注册好后,进入“枫升驾校”,认真学习了C2课程的12学时内容。同时,在手机中下载了“驾校一点通”软件,每天认真刷题,还做笔记。

记得第一次到驾驶训练场,张师傅就叫我和一位年轻女学员轮流开两圈来体验开车的感觉,他坐在副驾驶座椅上指导。女学员有点紧张,开得很慢很稳,而我比较放松,手握方向盘,双眼注视前方,用余光看左右两边,时而脚踩油门,时而轻踩刹车,感觉很好,尤其是曲线驾驶,让张师傅惊叹我车感好。我说自己在读大学时玩过半天的尼桑牌客货两用车,他不禁笑了,说“怪不得,你有基础。”

之后,他给我们讲解和示范学车中最难的一项——倒车入库。倒车

时,要注意观察倒车镜下沿,与起始黄线重合后,方向盘向右打满,控制好车辆的速度,看左后视镜;当从左后视镜里面看到库角出现时,方向回正,待车身垂直平行调整车身;倒车入库,要注意观察左后视镜,当左后视镜下沿压在库前边线时,就可以停车了。为方便我们顺利倒车入库,他特意在两条不同方向的褶石上放了两个小石子,分别作为打方向盘和入库后刹车的标记。我们就轮流练习找感觉。在一次次的练习中,我们不断体会方法和技巧。当然,由于每次练习倒车入库近两小时,步骤都固定,动作很单一,我有时会走神,倒得不好。张师傅看到后,会忍不住轻轻地拍打我的手,感叹道:“黄老师啊,是不是又走神了?你如果觉得状态不好,停下来休息一下再练吧。”我有点难为情,却很感动。

在大量刷题后,我报了名去金山交通队参加了科目一驾驶理论知识考试,很顺利地通过。张师傅很高兴,双休日带我去基地继续练车,还教我如何侧方移位、直角转弯、曲线驾驶、直线驾驶、窄路掉头、变道等。他看我时机成熟,让我预约报名参加科目二考试。为了确保“一把过”,他让我进行了模拟考试。而在正式考试的那天,他叮嘱我放松身心,把握好方向,控制好速度。我一次就过了,他非常高兴,开车带我和另一个学员到朱泾工业区,让我们了解科目三的四条道路,说考试是随机抽取道路,每条道路我们都要非常熟悉。他还把道路示意图发给了我们,说了灯光照明测试的题目和正式考试的流程及注意点。我们在他的指点下,在四条不同的道路上反复练车,诸如变

这就是我一个近知天命之年的“书生”的学车历程。倘若没有受疫情的影响,我的驾驶证会更早拿到手。此次学车经历,让我感悟到很多。学车并不难,关键是找到好教练,要多练习,掌握技巧,做到规范而细致。学车要顺利通过理论考试,必须花时间认真刷题多刷题,舍不得花时间和抱侥幸心理往往很难通过。学车还是要趁年轻,会开车应该成为我们现代成年人必备的一项生活技能。

感激生活

□朱伟华

弯曲迤逦而下

我想象母亲手中的药钵
在我幼时拿着药杵捣碎草药
这么多年后,我对生活的理解
越来越接近于,我是在
药钵里磨砺度年华;几许痛苦

但我还是感激生活
感激古老器皿的发明
感激血液里流淌卑微的坦然
感激母亲在我发热生病,那张
在暗淡的灯光中
坚韧、怀着希望的面容
嗒嗒捣着药钵

金山首部县志

□戎济方

清乾隆《金山县志》是金山置县后首部县志。

肇谋编纂本志之举者,清乾隆六年(1741年)任金山知县的长沙人氏常琬。常琬,雍正庚戌(公元1730年)进士,“前知江南扬州府仪征县,河南南阳、洧川两县事,丙辰甲子乡试同考官,加二级,纪录三次”。乾隆十三年(1748年)冬,常琬“力主成之”,“集邑之绅士二十余人,议授简于东林禅寺。”主纂焦以敬,乾隆十一年(1746年)进士,曾以翰林院庶吉士授屯留知县。纂辑者还有王丽天、夏益万、曹鑑咸、沈维镛、杨开基、李兴宗、徐学烜、严炳征、胡德兴、顾成式、施士愷,以及焦以敬之弟焦以恕、其儿焦绍祖等,然“其常聚者率八九人而已”。历时三年,庚午(1750年)三月稿成,俗《焦志》。

该志共二十卷,不包括凡例、图经,有建置、星野、疆域、山水、城池、公署、职官、秩祀、学校、田赋、仓库、盐政、兵防、海塘、水利、名宦、科目、

文》,本志仅“搜采以质实可资考核为准”,而后者则按经、史、子、集、金石,“分门别类,录而存之”。金山第一部县志编纂者在“凡例”中坦言:“是知疏漏之愆必所不免”。

需要一提的是关于金山置县年份。该志在《建置》中载:“雍正二年,分华亭置奉贤,分上海置南汇,分青浦置福泉,福泉寻废,分娄置金山”;在“凡例”中称:“金山自国朝雍正三年始置”;在陈怀仁之序中又作“邑旧隶娄县,分建自雍正四年”。一部志书之中,金山置具有雍正二年、三年、四年,三种互为抵牾之说。这三个年份,应分别为朝廷核准、操作执行、颁布到位之期,而宜以朝廷核准之雍正二年为准。此或许并非唯金山或该志一家之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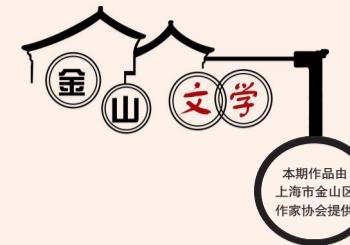
光绪四年(1878年),方琦序《重修金山县志》时评说金山第一部县志:“记载苟简,多所缺略。”其言也并非完全失实。与光绪版《重修金山县志》相比较,同样是《公署·附废署》,该志收载七条,而后者收载二十七条;同样明代《第宅》,该志收载二十条,而后者收载二十六条;至于《艺

第一次的成功,坚定了决心。吃过年夜饭,大年初一约上隔壁比我小一岁的表弟,去附近挖掘树根,两个人合作效率高了许多,半天时间挖到了八九个树根,下午挑到街上买到了1元6角,我将分到的8角钱,加上上次剩余下的1角2分,一下子买了3本书。附近的树根越挖越少了,我们就扩大外围,这一天发现一个老树根,挖掘时一不小心连人带树根掉到了结冰的河浜里,只觉得轰的一声,一头扎进河底,也不知是怎么扑腾着爬了起来,冷得浑身瑟瑟发抖。这一次落水后,父亲不再让我出去挖树根,可60本书还有一半多没有买到手。

这一天趁着父母亲外出干活,我又悄悄地重操旧业,在邻村的河边挖到了几个树根,从街上换回了两本书。吃晚饭时父亲很生气地批评我,可我不服气地放下饭碗说:“我今天不吃晚饭,你就不要生气了”。当夜,我饿着肚子钻在被窝里,借着窗户透进的月光,把新买的两本看了一遍。可能母亲受外公的影响,知道看书明理的好处,就劝父亲不要太严厉了,儿子喜欢看书是好事。第二天父亲换了口气说:“挖树根要注意安全,不要一个人去。”父亲暖心的话,我含着泪水点了点头。从此我就带着表弟一块去,或者带着比我小3岁的弟弟去。冬去春来,三年里买全了《三国演义》60本连环画,接着还买了《东周列国》《三勇士》《刘胡兰》《上甘岭》等书籍,一共有180多本连环画。

书买回来了,附近的小朋友都喜欢看书,我在墙体上钉上一块木条,干脆把书本穿上线挂在木条上,这样挑选时可以一目了然。我家弟兄五人,房屋十分简陋,我住在矮小的偏房里,一不小心就会碰到檐口梁,后来我挖掉土层30多公分,把地坪降低了,这样大约10多个平方的偏房,除了一张简单的床铺外,三面墙壁上挂满了连环画,偏房变成了书屋。后来有人传开说我家有个图书室,连隔河邻乡的孩子也结伴而来看书,每逢下雨天停工还迎来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,有的还借回家去阅读。

读“小人书”让我明白了不少道理。记得在村办学校读书的最



『小人书』情缘

□汤妙兴

(二)

后一年,我参加了中心小学五年级的作文比赛,我的“母校”作文获得了全校班级第一名,在校园展览了许久。还有一次,放学回家的路上,一位小同学不慎跌落河中,情况十分危急,“小人书”中英雄人物的精神鼓舞了大家,我和年长一些的学生跳下河边,把小同学从河水中救了起来。

十四岁那年父亲突然生病住院,正是我收到中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,母亲为筹钱东奔西走,我对母亲说:“先把父亲住院费交上,我已决定停学务农”,母亲无奈地点了点头。当年秋天,我被推荐当上了生产队的民校教师,教大家识字学文化,还讲一些“小人书”上的故事,吸引上夜校的人越来越多。16岁那年,我第一次远离家门,怀揣几本“小人书”去公社兽医站学习兽医,三个月后回到家乡,背着药箱忙碌在猪圈旁,正式开始了人生的旅程。

(未完待续)

十九岁的太阳

□徐凤叶

斯蒂芬·金在书中回忆十九岁:
有三条牛仔裤
一双靴子
胡须没有一丝灰白
世界是稳握在手
的牡蛎

现在
这十九岁的太阳
翻过天窗
将视线落在
额头

专注地
要从我体内孵化出一只鸡仔

早已妥协了的
中年
发出迟缓而深沉的鼾声

十九岁
我只有一弯慌张的月亮